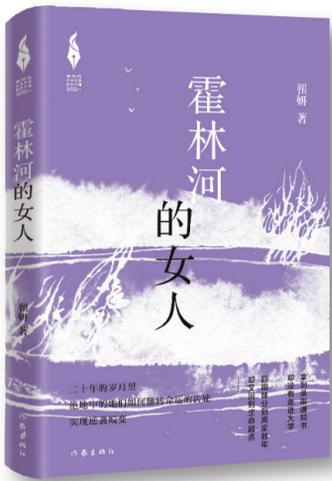


《霍林河的女人》(书摘)

□ 翟妍



《霍林河的女人》,翟妍著,作家出版社,2024年3月

1 在榆村,胡来早和所有姑娘都不一样。这不一样,不仅仅来自长相上的区别、性格上的差异,更多是源自虽然她们都是肩膀上扛个脑袋,可大多姑娘,都想着将来怎么嫁个好男人,过那种不为钱发愁的日子,胡来早呢,脑子里从来都是装着读书的事,总想着有天考上大学,凤凰一样,飞出榆村。她喜欢画画,梦想是当个绘画老师。

1998年,胡来早参加了高考,整个夏天,她都沉浸在要去读大学的喜悦里。可她做梦也没想到,通知书还没等到,村后的霍林河发大水了,以至于大学录取通知书下不来,交通被大水阻断,信件根本邮寄不到榆村来,隔在了一河之隔的嘎罕诺尔镇第二中学——胡来早就是在那儿念的书。学校把电话打到了村委会,村书记刘国胜来报喜时,来早妈秀草犯难了,该怎么去嘎罕诺尔镇一趟呢?

由榆村到嘎罕诺尔镇本来是划着船就能过去,可天天下雨,河里的水时时高涨,白亮亮的,连着天,村里的广播喇叭不分早晚预报险情,嚷嚷着洪峰要来了,禁止坐船、渡河,所以水路是行不通了。如此,就要坐火车了。

如此,隔河相望的镇子,一下子要绕出去百八十里,来早要去,她妈秀草不放心,打发来早爸胡长庚去把通知书拿回来。

坐火车要去火车站。车站在好字井,和榆村隔着一条东西走向的渣石路,榆村在渣石路北,在贵安县境内,离渣石路有二三里。

好字井呢,在渣石路南,离榆村有七八里路远,隶属乾平县。

说起这贵安城和乾平县,在历史上都是不容小觑之地。

先说这贵安城,靠着嫩江,在古代,是游牧民族的渔猎圣地。契丹皇帝捺钵出行,携文武百官、妃嫔宫女,威仪浩荡,辗转到此,临朝听政,接见外国使臣,举办“鹅头宴”“鱼头宴”,“住坐”可长达数月之久。据说,北宋文学家苏辙那句“钓鱼射鹅沧海东”中“沧海东”,指的就是贵安城及其周遭这片土地。

可历史除了给这片土地留下大量的残陶碎瓦、断井颓垣,百余个遗址群,并没有让这里的百姓见到唾手可得的财富,即便地域广阔,大多都被盐碱覆盖,可耕种的土地像三个人身上的两根须,又稀又少,要是没点外财,日子只能越过越可怜。

再说那乾平县,和贵安城毗邻,位于吉林省西北,有文字记载,乾平县的地理位置顺应了八卦中乾、坎、艮、震、巽、离、坤、兑中的“乾”位,便叫了“乾县”,但早年间县境内土匪横行,人心惶惶,在“乾”字后又缀个“平”,兼以借地安民。

好字井在乾平县属于边缘村,经济比乾平县其他地方略弱,但人口稠密,家家户户土地多,日子好过,比起榆村,就有穿西服的遇见了戴狗皮帽子的那么点意思了。

1995年,乾平县有了油田,大大小小的油井,占了好字井大量的荒地和草原,这让好字井立马咸鱼翻身,在整个乾平县中突显出来。有了油田,就要用工,用工就要优先安排当地人,用了当地人,人家的口袋就鼓了,所以好字井不但在乾平县扬眉吐气了,与榆村的差距也越来越大了。

好在,油田把油井也打到了渣石路北,进入了贵安县境内,到了榆村地界,还把石油公司建在了榆村的草原上,如此,榆村也有人被招进石油公司,做了合同工。但能去到石油公司上班的榆村人,是屈指可数的,一定要去的,必须挖门子凿墙,买几个人情才行。

关于蚂蚁婶子的外号最初是怎么叫起来的,有两种说法:第一种是蚂蚁婶子刚到村子的时候比较黑,说话腔调又怪,引得很多孩子围观。但她不同意孩子们叫她黑姨,要他们叫她白姨,因为谐音慢慢就被叫成黑蚁和白蚁,统称蚂蚁婶子。第二种是,蚂蚁婶子的力气把他们吓坏了,一大捆柴草,她一个人就能从陈氏宗祠扛到停顿客栈,中间都不需要休息,堪比一只能扛比自己体重重许多倍的蚂蚁,一下子把所有的小孩都镇住了。所以有人叫她白姐,有人叫她白姨,也有人叫她蚂蚁姐,我喜欢叫她蚂蚁婶子,其实无论我叫什么,她都会咧嘴对我笑。开始我以为她真的会吃蚂蚁,或者有什么特异功能,但从来没见过。有一回她声称能用意念调动蚂蚁来咬我们,可以在方圆一公里之内调兵遣将,但我们研究过,这只是吓唬我们别到停顿客栈捣乱而已。

蚂蚁婶子很快就适应了停顿客栈老板娘的角色,她干活的劲儿倒是让很多人想起石头婶子彭细花,甚至有人还相信了肖虎的话,觉得这个越南女人就是石头婶子彭细花附体。但不管怎么样,如果只有陈大同,停顿客栈大概就叫木屋子;有了蚂蚁婶子,停顿客栈才像个真正的客栈。所以村里的人说,我二叔陈大同有死人撑腰,做什么都顺风顺水,如果去赌钱准能赢,开客栈一定赚钱。

停顿客栈的第一个客人竟然是铁吉祥。铁吉祥走进停顿客栈,蛋卷头、带豹纹的宽松上衣、高腰裤,还有挂在眼镜上的金链子,几乎每一个元素都带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。而我们再回头看时,这样一身装扮,当属平淡朴素,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。铁吉祥张开双臂向陈大同走来,陈大同就傻掉了,不知道该怎么迎接她。人家张开双臂,你也不能上去握手。铁吉祥张开的双手最后还是落到他肩膀上,她大笑笑着说:

“长大了,都这么老了!”

在她身后,铁如意帮她拖着两只拉杆箱,还有一个胸前双峰凸起的细腰女孩帮她拎着一只红色的包。他们都赔笑着,让整个氛围慢慢柔和起来。只有柜台后面的蚂蚁婶子,用一双紧张的眼睛

那年头,村里教书的老师一个月只能开百八十块钱,石油公司的合同工,每月能赚六七百,这是相当景气的人。以至于胡来早刚初中毕业那年,胡长庚打算让她和村里的李小米、叶高粱一样,从学堂里退出来,再去找门子、说人情,让她也去石油公司上班。说凭她肚子里装着的那些书上的本事,寻个油田的差事保准不难。往后,再寻个找油的男人嫁了,照样不会下庄稼地。

榆村的姑娘,不下庄稼地,就是福气。

来早不那么认为,她坚信,幸福不是不下庄稼地那么简单,要嫁的男人,也不是脱离了庄稼汉就好,她心里伴伴的样子,要有文化、有头脑,说话头头是道,做事彬彬有礼,拿得起放得下,顶天立地。如此一来,那些整天跟黑油打交道黑渍麻花的找油人,即便口袋里揣着比砖头还厚的工资,她照样正眼儿不瞧。到了开学时,把书包、行李一扛,去学校住宿舍了。

胡长庚当然是不甘心由着来早去的。除了来早,他还有一个儿子,叫胡来多。在胡长庚的观念里,儿子肯定是要把书念到底的,儿子才是顶梁柱,是将来的一家之主。可家里的生活条件一般,供一个儿子他已力不从心,再加上闺女,那简直是锥子骑马,上下两难。来早那么不管不顾地一走,胡长庚心里不免怨恨起来,整天唠叨来早不懂事,不理解他的苦,说人家都讲,闺女是爸妈的小棉袄,可自己的“棉袄”,四处透风。这倒也不全怪胡长庚,他打小没爹,和他母亲一块儿省吃俭用,抚养两个弟弟、两个妹妹长大成人,累出一身毛病,稍稍一上年纪,腰疼腿疼都找上门来,下河打鱼,去草甸子抡钎刀打苇、伺候庄稼这些事,都是为了养活一家老小不得不硬撑着干,不然,日子更没法过。只是,那样唠叨过几次,秀草听不下去了。

秀草是疼来早,即便是闺女,也是自己身上掉下的肉。她说:“姑娘家的小性子就能要那么几年,由着她去吧,等到了该结婚的时候,看她还能要给谁看。”言外之意,是来早爱上学,让她上好了,等到了嫁人的年纪,让她嫁人就行了。就这么的,胡长庚不好再说啥了,让来早继续在嘎罕诺尔镇念书。

就这么的,秀草愣是靠多饲养出来的猪、鸡、鸭、鹅,把来早供到了高中毕业。

就这么的,来早考上大学了。

胡长庚去好字井火车站时,雨照旧下着,秀草帮他穿上雨衣,送他出门,嘱他不要走大路,说大路碱性大,泥土乖张,走起来拔脚,要走那防风林下的毛

毛道,才不会弄脏鞋子。

从榆村通往好字井那道防风林,东边是一片玉米大地,庄稼长势好,遮挡住了原本隐约可见的一个小村。西边是草原,千里沃野,平坦开阔,辽远无际,没被水淹前,上面长满羊碱草、碱蓬蒿、马莲、老瓜瓢……各式各样的乡间野生植物,到了盛夏,野花们你追我赶,开出的颜色五花八门。有一种趴在地上生长,会结出一串串红艳艳的果实,没人知道它的名字,可它们总是用自己矮小的身子给野兔、跳鼠、山耗子、刺猬撑起一个家。而今,到处都是水,汪洋茫茫。只有一栋小楼,红顶白墙,很是扎眼。

2 那小楼是石油公司,榆村的王树贵在那里打更。

王树贵和胡长庚的年纪一般大,小时候,从悠车里掉出来,摔坏了眼,看人时总是一只眼往天上瞟,一只眼往地上瞄。榆村人叫他“王看天儿”。

因为这“看天儿”,王树贵年轻时找媳妇没找到随心的,娶了好字井的一个闺女,相貌谈不上好,也不算难看,长个土捏的实心眼,脑子不那么灵光。王树贵嫌弃她,家里有好嚼果了,也不舍得给她吃。她饿得慌。有一回,王树贵去嘎罕诺尔镇粮库交公粮回来,见她还没做饭,只能自己动手,去灰灰筐时,倒出一团坨坨,扒拉开一看,是一团白面条。他捧着灰筐回来,手里掂着那坨面,跳着脚,心直痒疼。打来一桶水,一边冲洗,一边往嘴里塞,越吃越牙疼,越想越气,揪过她,抡巴掌打。他老婆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说:“还不是因为你平时忌苛待我,我才趁你不在家,擀面条吃,吃到最后,顶到了嗓门,见还剩一碗,怕你回来骂人,顺手倒进了灰筐里。”

王树贵骂她是个馋老婆,要休了她。她继续哭着说:“过年时,胡长庚起码要给秀草换个新头巾,我不过吃了几碗面条,就惹你这样心狠。嫁你时,觉得你不如人的地方,会拿媳妇当宝贝呢,这可好,一碗面条都舍不得。”邻居听见吵,过来劝,说王树贵一个爷们,不能因为一口吃的,和自己的媳妇较真儿。王树贵解释说:“不是心疼她吃,是气她趁我不在家才吃,吃剩了还敷衍。”邻居听了说:“她就是一个实心眼,你还计较个啥呢?”王树贵品来品去,更觉丢人,但也没别的法子处置她,只好将就着过日子。他们生了一个儿子,倒是令人满意,叫春生,和来早同年。

春生念书不成器,初中毕业后,没念高中,去乾平县一家家具厂学木匠去了。恰是那年,榆村来油田了,王树贵便跑来打更,图个逍遥自在。

胡长庚和王树贵关系好,小时候一起上学,撒尿插香拜过把子,直到现在,见面了,还一口一个“老磕头”地叫着。所以,路过石油公司门口时,他特意放慢脚步,往更房那儿看了看。他是想通过王树贵帮忙,找一辆油罐子车,把他捎到好字井。

更房前有一块菜地,西红柿已经泛红,茄子也开花了,紫色的茄油光发亮。甜杆儿的种子是九头鸟的,一株已经分蘖出好几个枝杈。菜地周边是花墙,一水儿的万寿菊,经雨一润,香气阵阵扑鼻。丝瓜长势好,爬到更房的屋顶上去了,一棵苦瓜秧绕着树干往上钻,结下的苦瓜竟有丈八长。这些,都是王树贵侍弄的。下雨了,他也不闲着,站在菜地里,给茄子打底叶,胡长庚站在大门口,一眼瞧见他,喊一声“老磕头的”,朝里走来,一辆油罐子车刚好往出开,他只好立在一旁,给车让路,盯着车,像是给车行注目礼似的。



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

《香蕉林密室》(书摘)

□ 陈崇正

眼睛警觉地盯着搭在陈大同肩膀上的那双戴了玉镯和金戒指的手。

“在香港的时候,我哥总说你这个地下密室有多么神奇,我一直就想来看看。”她在大厅的松木沙发上坐下,旁边的女孩赶紧递来一只坐垫。她对陈大同说,坐啊,你是店主啊,我才是客人。周围的人又笑。

这时铁吉祥那只红色包里传来一阵铃声,旁边的女孩赶紧提醒她:“铁姨,有电话。”并十分利索地掏出电话,递给铁吉祥。

“喂——哈哈,魏行长,我在乡下,听不太清楚,您要来?好,认得路吗?好的,有人带路就好,好,拜拜!拜拜!”她把手机放回包里。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跟着这部黑乎乎的东西,被深深震撼住了。铁吉祥又对那女孩说:

“小界,你先帮我把手行李放到房间里去,今晚还有重要客人,你安排一下。”

陈大同慌忙站起来,想去帮忙搬行李,铁吉祥摆摆手制止他:“你坐下,我这还跟你聊着呢!她能做好。”蚂蚁婶子赶紧过来帮忙,她一手提一只箱子,风风火火就上楼了。铁吉祥看着笑了:“你媳妇?呀,力气真大!”又看她上楼的样子,啧啧称赞,“不得了,这屁股真好看!”大家又笑。铁如意在一边也说:“安排了最大的房间,这是第一天开张营业。”

“Very good!”她情不自禁说了一句英文,抬起头四处张望,“这个位置选得非常好,州市里有凤凰楼,碧河镇的客栈就停顿客栈了。看看,这建筑也讲究,粗中有细,榫卯衔接又好看又精巧,大康村长的手艺活真的不错。在半步村我就只敬佩两个人的手艺,一个是麻阿婆,另外一个就是陈大康。只是啊,你们陈村长是一流的手艺,三流的人品,唉!”她长长叹了一口气。

陈大同笑着说:“如果他是三流人品,大概我得五流了。”

“咳——你陈大同是个怪客,是外星人,人品跟你没关系。”

众人都笑。

这时蚂蚁婶子放好了行李从楼上下来,铁吉祥向她招手,拉着她的手,要她和自己并排坐在沙发上:“看起来比我想象的要年轻,黑了点也显得健康,你不知道我在香港经常去游泳晒太阳,就希望你这样的好肤色。”她抚摸着蚂蚁婶子的手,继续说,“我哥哥如意在香港的时候,病刚好,就惦记着你酿的荔枝酒,还说你饭量很大,你们看看这双手,多小巧,我真心羡慕你啊,当年我都想去拜麻阿婆为师,她死活就是不肯收我,唉,你现在还继续帮人家接生小宝宝吗?”蚂蚁婶子摇摇头,又低下头,她显然听懂了,眼角都湿了。铁如意在旁边拼命使眼色,发出声声咳嗽,但铁吉祥没看见,也没听见,继续说:“还是开旅馆好,以后旅游行业才是这座城市的未来,你们一定能迎着政策的春风,勇于拼搏,日子会慢慢好起来的。”她灿烂地笑着,看得出是真开心。她又一次拉起蚂蚁婶子的手,然后将自己手腕上的玉镯子一点点退下来,套到蚂蚁婶子的手腕上,笑吟吟地说:“我今天来,也没带什么礼物,你们第一天开张营业,这算是一点见面礼。”

她大概早已经习惯了这种主宰一切的说法方式,所有人都是围着她转圈,她就是唯一的主角。陈大同想起当年在碧河上,也是如此,她一个人独一条碧河,来去自由,特立独行。她询问这附近有什么好的饭店没有,大家都说没有什么正儿八经的饭店,只有路边的小店铺。她眉头一皱,又往里走,发现里面用来吃饭的房间还挺宽敞,坐在那里透过窗户还可以望到碧河,便

怎么说呢,写这部小说时,孤单的汉字,陪着孤单的我,走过近乎6个月,才完成初稿。修修改改,又历时两年,终于交稿时,我有种如释重负感。很幸运的是,它遇到了“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”,否则,我不确定它是否会有自己的生命。在我看来,一部作品,只有发表、出版,才是活着的。活得好坏,另当别论。

这部小说是献给女性的赞歌,尤其是我们吉林西部的女性。为什么要强调吉林西部呢?一是我生长在这里,二是这里一直是社会经济落后区域,脱贫攻坚以前,是国家贫困县相对集中的区域,同时也是生态环境最脆弱、生态破坏最严重的区域,分布着大面积难以治理的重度苏打盐碱地,放眼望去,人烟稀少,十里八里看不到一个村子,白茫茫一片,大部分土地寸草不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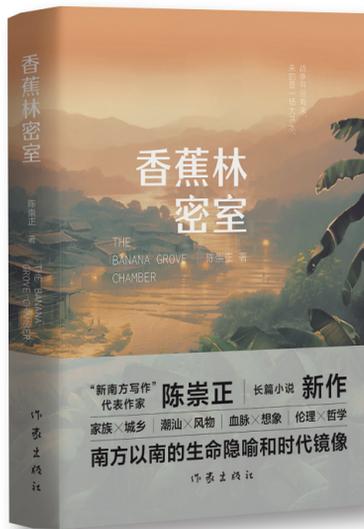
没有植被的遮蔽,导致这片土地上常年大风不断。当地流传着一句经典的顺口溜:一年一场风,从春刮到冬。尤其在春天,沙粒贴着地面跑,能把秧苗的叶子打个粉碎。花朵,更是只有盛夏才能见到,种类相当有限,小小的,孤独绽放,显得独特又惹人怜。只有一种东北百合,皮皮实实,很是艳丽,即使经过天寒地冻的漫长冬季,依然能在明年开出花朵来。就如这块土地上的女人,不管经历多少生活磨难,都能勇敢迎接风雨。

这片土地是单调的,我始终认为,只因有了女人,它才变得色彩斑斓。所以,当我我要写这片土地时,无论如何也不能绕开这里的女人。

为了写好这群女人,我一直准备着。

我的童年、整个青春,都是在北面朝盐碱地、背靠霍林河的小屯子度过的,至今在那里还有土地。我虽然没独立完成过种庄稼的事,但所有的农活都随着父母一起参与过。那时我即发现,很多女孩对自己的命运完全没有把握能力,大多是识个眼前字,然后早早嫁人,去过那种一眼就可以望到头的人生,即便心有所往,也不敢打破什么,只能遵循着世俗对女性的规训和希望,盲从地生活。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,石油工业的发展渗透到我的乡村,这是我成长历程中,小屯里发生的第一次巨变,村里的人也很实际地感觉到了时代的新步伐,尤其女性,跃跃欲试,都想借此跳出土地和命运的羁绊,重新描绘自己的人生。可传统思想对女性的价值定位还跟不上社会变革的步伐,少数女性的抗争和觉醒,必定经历残酷的现实磨砺,以及痛苦的煎熬和挣扎,才能摆脱一部分束缚在身上的桎梏。

几年后,我离开了那个小屯,当在某一天又遇到昔日的伙伴旧友时,看到她们有的离婚,在为生计奔劳,有的成了家庭主妇,已经是一两个孩子的母亲,有的事业有成,光鲜亮丽,我一下子被触动了,我觉得在时代的列车前,一部分人在车上,一部分人追着车跑,一部分人擦肩而过那么一下子,就被远远落在了后面。



《香蕉林密室》,陈崇正著,作家出版社,2024年3月

说要蚂蚁婶子和小界一起买菜去,再找个会做饭的厨师来,弄一桌菜,什么地方都不去,就在这里吃。她交代完就回房间梳洗换衣服去了,留下小界开始忙活。走上楼之后,她站在走廊,手扶栏杆问:“视野真好,在这山坡上,能看得远,你们说的香蕉林密室,这儿能看得见吗?”陈大同和铁如意齐声说能。她又说,你们都不知道,这个香蕉林密室在海外享有极高的声誉,没想到来到这里我才知道,这么多年你们就一直让它长草。她长叹一声,对楼下的人说:

“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,应该让它从地里长出来!”

有人带头鼓掌,于是大家都鼓起掌来。这时候关多宝也探头探脑凑上来,把陈大同拉到一旁帮他出主意说:“时间这么紧,你这新店

女性,贫瘠土地上的希望百合

——《霍林河的女人》创作谈

□ 翟妍

我要写的,正是那部分一直在追赶,并最终搭上列车的人。

就这样,我依照自己的农村生活经历,从这块土地的生活原型中,提炼出胡来早和其他三位女性代表,书写她们从懵懂地向往城市美好生活,被迫离开村庄、远走他乡,不断碰壁、逐渐成熟,到脱贫攻坚打响后,怀揣乡土情结,因千丝万缕的机缘而重回乡土的这20年的拼搏里,个人情感、命运与乡村县城变革的冲突,书写乡村女性在抗争命运的过程中,如何实现对个人形象、理想爱情、自我价值的完美追求,并通过描写这四位女性的家庭变化以及村庄的变迁,表达吉林西部霍林河畔人民对盐碱地改良、探索新时代新农村的坚持和勇气。

在写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中,我避开了以第一书记或者脱贫攻坚的角度正面书写乡村巨变,而是让时间一点一点往前走,用乡村里一点一滴的小事,证明改变在时间里慢慢发生,为读者呈现出一个变化的过程,力争真实全面地从不同角度诠释东北乡村的山乡巨变,也力争透出东北乡村物质层面的变化,更好写出东北女性的真正变化。

一种稻,在我们那片土地上,是一项十分陌生的工作,所以我写起来,也是陌生的。如果让我写种玉米,我不用问任何人,都能做到信手拈来,但写水稻不行,我身边的庄稼人也没有任何经验可以传授给我,但为了写好这一重要环节,我就到水稻现场去经历、去体验、去学习,充分了解盐碱地改良的方式方法、种稻的过程,为书写提供了充足经验,使文本呈现出来的时候,更贴近真实的乡村生活。

在书写脱贫攻坚、乡村振兴这方面的内容时,我也尽量不让作品流于形式。整个脱贫攻坚的五年,我先生正好在扶贫办任职,起早贪晚,工作到半夜一两点都是家常便饭,我通过他,对那5个国家做出的努力和一线扶贫人付出的艰辛,是非常了解的。所以在写这部分内容时,我先生给我提供了很多现实素材和原则性的指导。

在这部小说里,我最喜欢的人物是胡来早,她也是我向往和膜拜的女性。在现实生活里,挫折和苦难可以成全一个人,也可以使一个人就此颓废,我选择赋予来早坚强的性格,不管被生活怎样摔打,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。为了让她早得到更多的历练,我没有把目光仅仅局限在乡村本身,而是通过写一家服装厂的兴衰,在小说中描绘了小县城的巨变。服装厂老板古永淳在不断发展的择业中,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来回碰撞,给来早的生活注入了更丰富的元素。

正如新时代是城乡互融的时代,在小说的后半部分,我让已跳出服装行业、成为房地产业界领军人物的古永淳,和来早共同在盐碱地上谱写神话,也是想更完美地呈现城乡互融,更充分地反映新时代山乡巨变之“巨”与变化之“大”。

又什么家伙都没有,这种情况得请安哥来做饭,他锅铲杯盘都齐全,只要不说破,谁都不知道他是做死人饭的。”

陈大同点了点头,就去请安哥,安哥一听这次并不是“死人桌”,怕人家嫌晦气,犹豫地说这不妥当吧,不太好。后来一听是香港来的铁吉祥不计较红与白,他便满口答应,带着徒弟,挑了巨大的煤气炉就来了。他前脚刚进厨房,张村长后脚就到了,险些遇到就露了破绽。但关多宝贼眉鼠眼地说,张村长即使遇到也不会说破。再说了,只要菜好吃,人家也没那么多讲究。

令人意外的是,一个下午,停顿客栈前面的空地上竟然停满了车子。从碧河镇李明海镇长、孙副镇长、县领导,一直到州市旅游局局长、银行行长,还有两三个看不出身份的大人物,可以说碧河镇上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来了。他们有一半还穿了西服,满满当当十来人,围满了一桌子。李镇长带了两瓶法国红酒,大家刚坐定,他便将酒拿出来摆弄,又翻出袋子打开瓶塞,说这是家里最好的酒了,珍藏已久。孙副镇长却拼命介绍他带来的老鹅头,说这三只狮头鹅足足养了6年,每只重达30多斤,卤了3个小时,这样的鹅头有钱都买不到。孙副镇长用手比画着,努力希望告诉大家3只大鹅有多么威武。

铁吉祥穿着旗袍,十分优雅地坐在主位,跟刚才相比,她化了妆,涂了唇膏,手里夹着一根细细的香烟。她旁边是一个长着浓密胡子的老者,大家叫他葛先生,猜不出是什么官;另一边是个秃头的,穿着黑马甲,他们叫他破爷,也不知道什么来头。小界也换了一套黑色的西装,露着浅浅的乳沟,光彩照人,闪瞎了男人们的眼睛。“喂,你们别瞎看,小界还是个学生,数学天才,只是现在假期被我带出来开眼界。她是跆拳道黑带,估计在座没有一个是她的对手,所以,你们自己小心点。”饭还没开始,铁吉祥就先放话,半开玩笑,亮明小界的身份以便保护她。

李镇长赶紧说:“铁姐,您就放心了,您的人我们只有敬意,没有邪念。”其他人纷纷应和,说打架一定打不过。